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

入話：禪宗法教豈非凡，佛祖流傳在世間。

鐵樹花開千載易，墜落阿鼻要出難。

話說大宋英宗治平年間，去這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，南山淨慈孝光禪寺，乃名山古剎。本寺有二個得道高僧，是師兄弟弟，一個喚做五戒禪師，一個喚作明悟禪師。這五戒禪師三十一歲，形容古怪，左邊瞽一目，身不滿五尺。本貫西京洛陽人，自幼聰明，舉筆成文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長成出家，禪宗釋教，如法了得，參禪訪道。俗姓金，法名五戒。且問：何謂之五戒？

第一戒者，不殺生命。

第二戒者，不偷盜財物。

第三戒者，不聽淫聲美色。

第四戒者，不飲酒茹葷。

第五戒者，不妄言起語。

此謂之五戒。忽日，雲遊至本寺，訪大行禪師，禪師見五戒佛法曉得，留在寺中坐了上色徒弟。不數年，大行禪師圓寂，本寺僧眾立他做住持，每日打坐參禪。

那第二個喚做明悟禪師，年二十九歲。生得頭圓耳大，面闊口方，眉清目秀，豐彩精神，身長七尺，貌類羅漢。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，俗姓王，自幼聰慧，筆走龍蛇，自幼參禪訪道，出家在本寺沙陀寺，法名明悟。後亦雲遊至寧海軍，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。禪師見他聰明曉事，就留於本寺做師弟。二人如一母所生，且是好。但遇著說法，二人同升法座，講說佛教。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，冬盡春初，天道嚴寒，陰雲作雪，下了兩日。第三日，雪霽天晴，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，耳內遠遠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，當時便叫身邊一個知心腹的一個道人，喚做清一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去山門外各處看看有甚事，來與我說。」清一道：「長老，落了兩日雪，今日方晴，料無甚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可快去，看了來回話。」清一推托不過，只得走到山門邊。那時天未明，山門也不曾開。叫門公開了山門，清一打一看時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正所謂：

日日行方便，時時發道心。

但行平等事，不用問前程。

當時清一見山門外，松樹根雪地上，一塊破席，放一個小孩兒在那裡，口裡道：「苦哉！苦哉！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丟在此間，不是凍死，便是餓死！」走向前仔細一看，卻是五六個月一個女兒，將一個破衲頭包著，懷內揣著個紙條兒，上寫生年、月、日、時辰。清一口裡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古人有云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」連忙走回方丈，稟復長老道：「不知甚人家，將個五七個月女孩兒破衣包著，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。這等寒天，又無人來往，怎的做個方便，救他則個？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清一，難得你善心。你如今抱了回房，早晚把些粥飯與他，喂養長大，把與人家，救他性命，勝做出家人。」

當時清一急急出門去，抱了回方丈中，把著長老看。道：「清一，你將那紙條兒我看。」清一遞與長老，長老看上卻寫道：「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，小名紅蓮。」長老吩咐清一：「好生抱去房裡，養到五七歲，把與人家去，也是好事。」清一依言，抱到千佛殿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，放些火在火圍內烘他，取些粥餵了。似此日往月來，藏在空房中，無人知覺，一向長老也忘了。不覺紅蓮已經十歲。清一見他生得清秀，諸事見便，藏匿在房裡，出門鎖了，入門關了，且是謹慎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條忽這紅蓮女長年一十六歲。這清一如自生的女一般看待。雖然女子，卻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襪，頭上頭髮前齊眉，後齊項，一似個小頭陀。且是生得清楚，在房內茶飯針線。清一止望尋個女婿，要他養老送終。

一日，時遇六月炎天，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，洗了浴，吃了晚粥，逕走來千佛閣後來。清一道：「長老希行。」長老道：「我問你，那年抱的紅蓮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清一不敢隱匿，引長老到房中，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卻是：

分開八塊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！

長老一見紅蓮，一時差訛了念頭，邪心遂起，嘻嘻笑道：「清一，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臥房中來，不可有誤。你若依我，我自抬舉你。此事切不可泄漏，只交他做個小頭陀，不要交人識破他是女子。」清一口中應允，心內想道：「欲得不依長老，又難，依了長老，今夜去到房中，必壞了女身。千難！萬難！」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，便道：「清一，你鎖了房門，跟我去房裡去。」

清一跟了長老，逕到房中。長老去衣箱裡取出十兩銀子，把與清一，道：「你且將這些去用。我明與你討道度牒，剃你做徒弟。你心下如何？」清一道：「多謝長老抬舉！」只得收了銀子，別了長老，回到房中，低低說與紅蓮道：「我兒，卻才來的，是本寺長老。他見你，心中喜愛你。今等夜靜，我送你去伏事長老。你可小心仔細，不可有誤！」紅蓮見父親如此說，便應允了。

到晚，兩個吃了晚飯。約莫二更天氣，清一領了紅蓮逕到長老房中，門窗無些阻當。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，當晚吩咐：「我要出外用走乘涼，門窗且不要關。」因此無阻。長老自在房中，等清一送紅蓮來，候至三更，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。長老接入房內，吩咐清一：「你到明日此時，來領他回房去。」清一自回房中去了。且說長老關了房門，滅了琉璃燈，攜住紅蓮手，一將將到牀前，交紅蓮脫了衣服。長老向前一摟摟住，摟在懷中，抱上牀去。卻便似：

戲水鴛鴦，穿花鸞鳳。喜孜孜，連理並生；美甘甘，同心帶綰。恰恰鶯鶯，不離耳畔；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楊柳腰，脈脈春濃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一個初侵女色，猶如餓虎吞羊；一個乍遇男兒，好似渴龍得水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傾入紅蓮兩瓣中。

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，卻好五更。天將明，長老思一計，怎生藏他在房中。房中有口大衣廚，長老開了鎖，將廚內物件都收付了，卻交紅蓮坐在廚中，吩咐道：「飯食，我自將來與你吃，可放心寧耐則個。」紅蓮自是女孩兒家，初被長老淫勾，心中也喜，躲在衣廚內，把鎖鎖了。少間，長老上殿誦經，畢，入房，門了房門，將廚開了鎖，放出紅蓮，把飲食與他吃了，又放些果子在廚內，依先鎖了。至晚，清一來房中，領紅蓮回房去了。

卻說明悟禪師當夜在禪椅上入定回來，慧眼已知，「五戒禪師差了念頭，犯了色戒，淫了紅蓮，把多年清行直拋棄。我今勸省他，不可如此。」也不說出。至次日，正是六月盡，門外撇骨池內紅白蓮花盛開。明悟長老令行者採一朵白蓮花，將自己房中取一枝瓶插了，交道人備杯清茶在房中，交行者去請五戒禪師：「我與他賞蓮花，吟詩談話則個。」

不多時，行者請到五戒禪師，兩個長老坐下。明悟道：「師兄，我今日見蓮花盛開，對此美景，折一朵在瓶中，特請吾兄吟詩清話。」五戒道：「多蒙清愛。」行者捧茶至。茶罷，明悟禪師道：「行者，取文房四寶來。」行者取至面前。五戒道：「將何物為題？」明悟道：「便將蓮花為題。」長老捻起筆來，便寫四句詩道：

一枝菡萏兒張，相伴蜀葵花正芳。

紅榴似火復如錦，不如翠蓋芰荷香。

長老詩罷。明悟道：「師兄有詩，小僧豈得無言語乎？」落筆便寫四句。詩曰：

春來桃杏柳舒張，千花萬蕊鬥芬芳。

夏賞芰荷真可愛，紅蓮爭似白蓮香？

明悟長老依韻詩罷，呵呵大笑。

五戒聽了此言，心中一時解悟，面皮紅一回，青一回，便轉身辭回臥房，對行者道：「快與我燒桶湯來洗浴！」行者連忙燒湯，與長老洗浴罷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取張禪椅到房中，將筆在手，拂一張紙開，便寫八句《辭世頌》，曰：

吾年四十七，萬法在歸一。
只為念頭差，今朝去得急。
傳與悟和尚，何勞苦相逼？
幻身如雷電，依舊蒼天碧！

寫罷《辭世頌》，交焚一爐香在面前，長老上禪椅上左腳壓右腳，右腳壓左腳，合掌坐化。

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。禪師聽得，大驚，走到房中看時，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，看了面前《辭世頌》，道：「你好卻好了，只可惜差了這一著。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，長成不信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必然滅佛謗僧，後世卻墜落苦海，不得皈依佛道。深可痛哉！真可惜哉！你道你走得快，我趕你不著，不信，……」當時，也交道人燒湯，洗浴，換了衣服，到方丈中，上禪椅跏趺而坐，吩咐徒眾道：「我今去趕五戒和尚；汝等可將兩個龕子盛了，放三日，一同焚化。」囑罷，圓寂而去。

眾僧皆驚：「有如此異事。」城內城外聽得本寺兩個禪師同日坐化，各皆驚訝。來燒香、禮拜、佈施者，人山人海，男子婦人，不計其數。嚷了三日，抬去金牛寺焚化，拾骨撇了。這清一遂挽人說議親事，將紅蓮女嫁與一個做扇子的劉大詔為妻，養了清一在家過了下半世。

且說明悟一靈真性，自趕至西川眉州眉山縣城中，五戒已自托生在一個人家，姓蘇，各洵，字明允，號老泉居士，詩禮之人。院君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，吃了一驚，明且分娩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父母皆喜。三朝滿月，百日一周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明悟一靈也托生在本處，姓謝名原，字道清。妻章氏亦夢一羅漢，手持一印，來家抄化，因驚醒，遂生一子。年長，取名謝端卿。自幼不肯吃葷酒，只要吃素，一心要出家。父母見他如此心堅，送他在本處寺中做了和尚，法名佛印，參禪問道，如法聰明，是個詩僧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蘇老泉的孩兒長年七歲，交他讀書寫字，十分聰明，目視五行書。後至十歲來，五經書史，無所不通。取名蘇軾，字子瞻。年十六歲，神宗天子熙寧三年，子瞻往東京應舉，一舉成名，御筆除翰林院學士。不三年，升端明殿大學士。道號東坡。此人文章冠世，舉筆珠璣，為官清廉公正；只是不信佛法，最不喜和尚，自言：「我若一朝管了軍民，定要滅了這和尚們。」

且說佛印在於開元寺中出家，聞知蘇子瞻一舉成名，在翰林院學士，特地到東京大相國寺來做住持。忽一日，蘇學士在府中間坐，忽見門吏報說：「有一和尚要見學士相公。」相公交門吏出問：「何事要見相公？」佛印見問，於門吏處借紙筆墨來，便寫四句，送入府去。學士看其四字：「詩僧謁見。」學士取筆來，批一筆云：「詩僧焉敢謁王侯。」交門吏把與和尚。和尚又寫四句詩，道：

四海尚容蚊龍隱，五湖還納百川流。

同一答十知今古，詩僧特地謁王侯。

學士見此僧寫、作二者俱好，必是個詩客，遂請入。佛印到廳前問訊，學士起身敘禮，邀坐待茶。學士問：「和尚，上剎何處？」佛印道：「小僧大相國寺住持。久聞相公譽，欲求參拜。今日得見，大慰所望！」學士見佛印如此言語，問答如流，令院子備齋。佛印齋罷，相別回寺。自此，學士與佛印吟詩作賦交往。

忽一日，學士被宰相王荊公尋件風流罪過，把學士奏貶黃州安置去了。佛印退了相國寺，逕去黃州住持甘露寺，又與蘇學士相友至厚。

後哲宗登基，取學士回朝，除做臨安府太守，佛印又退了甘露寺，直到臨安府靈隱寺住持，又與蘇東坡為詩友。在任清閒無事，忽遇美景良辰，去請佛印到府，或吟詩，或作賦，飲酒盡醉方休。或東坡到靈隱寺，閒訪終日。兩個並不怠倦。蓋因是佛印監著蘇子瞻，因此省悟前因，敬佛禮僧，自稱為東坡居士。身上禮衣，皆用茶合布為之。在於杭州臨安府，與佛印並龍井長老辨才、智果寺長老南軒，並朋友黃魯直、妹夫秦少游，此五人皆為詩友。

這蘇東坡去西湖之上造一所書院，門栽楊柳，園種百花，至今西湖號為蘇堤楊柳院。又開建西湖長堤，堤上一株楊柳一株桃。後有詩為證：

蘇公堤上多佳景，惟有孤山浪裡高。

西湖十里天連水，一株楊柳一株桃。

後元豐五年，神宗天子取子瞻回京，升做翰林學士，經筵講官。不數年，升做禮部尚書，端明殿大學士。告老致仕還鄉，盡老而終，得為大羅天仙。佛印禪師圓寂在靈隱寺了，亦得為至尊古佛，二人俱得善道。

雖為翰府名談，編入《太平廣記》。